

57X
26
47

神農本草經 十卷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魏志下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太和元年徙爲雍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因致其意曰臣

聞天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
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四海稱其大以無不
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
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
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
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
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
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敷固未有義而後

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
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
尤親羣后百寮番休邈工執政不廢於公朝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
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
婿壻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
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
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於注心皇極結情

紫闈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諫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墮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

頤棄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
比葵藿苦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
不願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
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
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光
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
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

薄不親九衢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
情簡妃妾之家膏沐踈略縱不能敦而睦之
王授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
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
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
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植
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
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

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踏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攬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

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風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疊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

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帽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祭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察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

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
弃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雜

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投命雖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初愛封葉書曰植接茲青衿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耳顧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

年壯備有不虞檢校東城顧不足以自安
皆復耄耋罷叟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
室臣竊自羞矣就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遇五
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
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
戴襁子懷糧踏鋒履刃以殆國難何但習業
小兒哉愚誠以揮涕河鼴鼠飲海於朝萬無
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
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
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
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
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
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私鋤穢草驅
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
護鳥雀休僕人則一事發一日獵則衆業散
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
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土子給國長不復
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
之信定業者並復見送掩若晝晦悵然失
圖伏以爲陛下旣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
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官冢名爲陵不使其危
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
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繩追栢成子仲之
業營頗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
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
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
固當羈絆於卅繩維繫于祿位懷脣之小
憂孰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
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
肉潤骨而榮枯木者准遂仁德以副前恩有
詔皆遂
還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察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

二百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

疾薨

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移之風背離

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

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窪木危

若巢幕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

學防輔遂共袁稱陳袞美聞之大驚懼責讓

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

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尚

約儉教勑妃妾紡績維習爲家人之事病困

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

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恭拜事兄以敬血弟

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弁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闥之內奉令於太妃閨闥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余靈薨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賜甚厚評曰魏

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斯觀之賢無與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之助興則有興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

有其國家一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鷩鵠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閨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驛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朝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極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足以相鎮親而蹤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師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

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陵江漢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匈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技葉碩茂本根賴之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暨于蜀國諸姬微矣至於王郎降爲庶人猶枝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奉據形勝之地騁讒詆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奪於趙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錚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愧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肢肱獨任胸腹浮卉江海弃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劖宗丘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劖宗

室胡亥少晉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
改制湯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中商諮詢謀趙
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
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
之於前列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
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第封三代
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人有定主枝葉
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
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
之陳頃而得措其手足哉故僕祖奮三尺之
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
已來其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
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
也漢監秦之失封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
心者徒以諸侯强大盤石膠固東牟宋虛受
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
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
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遇古制大者跨州兼郡
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
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
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
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越倡
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鍾文景由寬之遇
制急之不斬故也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鉤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後齊
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
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
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
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落則本根

無庇。薦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衆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闇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宮，室變爲棟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覆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爲萬世之策。且今以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輶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虫至死，不僵。」扶之者夫，泉涸則流竭，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警大。旦墉基不可倉卒。

而威成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斲建之
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官闈之下雖
壅之以黑壤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
暇蕃育哉夫樹猶戚士猶民建置不久
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
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逆以慮危也存而設備
以懼亡也故疾風率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
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拜侍中始文帝
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
陳琳阮瑀劉楨並見文善琳字孔璋避難冀

州袁紹使典文章

魏氏春秋載紹使琳旣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

中常侍與左棺徐璜並作奴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攜養因贓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闔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弃瑕錄用謂其鷙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剝削元元殘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掘破棺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遇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撫

科防互設繙繳充蹊坑穿塞路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兎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之也

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

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

父祖耶琳謝罪

文士傳稱琳謝曰楚僕未分崩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

管仲肆力於子亂唯欲效

討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

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

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愛才而

不咎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爲尚書明帝即

位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覲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恶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

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
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
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
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
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
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
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
有金玉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

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壯之豐
約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
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
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
宜君臣上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
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
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
當得雲表之露以養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

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

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虞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爲五官將文學

魏諷反虞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

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虞別傳載

虞表論治道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葬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孝者蓋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

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長吏已下群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众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声誉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非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声誉未爲羨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声誉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

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
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
賊廢興民之亡數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
則無能之吏有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
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
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也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青
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
唐虞之盛猶卑宮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
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
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

之機也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
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
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
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
何起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壯麗今二
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
有弊況乃天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
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

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德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之日欲案行

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功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

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竅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蜀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饗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

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心
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謔之
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僞
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閑邪存爲侍中後有
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治陳玠
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
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此損
君臣恩義委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

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
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
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
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聖恩
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
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
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

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
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
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守
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
部曲不附太祖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
郡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
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

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
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
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
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
人耶太祖曰夫唯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
非凡人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
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
石之弩不爲鷂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達撞

史記卷之三
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
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
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
各有所司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
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
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昔叔孫通用羣盜良

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謝於柔文
帝踐祚轉治書執法時人間數有誹謗妖言
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
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
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
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
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

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京名即還評各當其罪

毀法乎重復以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阼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

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
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
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
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
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
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
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
希出明帝即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

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
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
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
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身自有
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
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
節者耶究從僕射畢軌袁尚書僕射王思
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

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
效力不貴虛名也昆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
慮所當深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
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
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
之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
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

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
贊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
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
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
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
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
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徃鑒來言之若
輕成敗甚重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徃古明

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
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遷少府後
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
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
此忘治之甚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
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敷其器而競作
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
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

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
去四甚帝旣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
閣阜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
高麗以雕隣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
廊紂爲傾室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
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
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
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

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巍巍大業猶
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
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
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走邊境無
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是爲
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
肱有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
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

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
其忠言手筆詔荅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
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
景王不儀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
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冷州鳩對
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

永監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
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投費損以傷德政
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之休也是日帝幸
上方隆與示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
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
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
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殞大鍾

既鑄周景以辭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安在廢
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
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
殿灾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穰之義乎對
曰夫灾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雖率禮脩
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灾此人君苟飾
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

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

年也豈憚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鐫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祚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

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灾害之甚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有違灾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

令輒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

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雕隣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

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絳二世用之秦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其不正諫而爲出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

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
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
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豔笑季世惑亂亡國
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
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
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
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
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

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
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
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
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
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
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鷙揚之臣於蕭
牆之內可選諸王使軍國典兵往往恭時鎮

撫皇基翼高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
呂之亂實賴朱盧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民諒德政則延期歷下有怨
歎則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
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
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爲護烏丸校尉

魏略
曰鮮

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貪故

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
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
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
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繢
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爲涼州刺史西域流
通荒戎入貢皆邈勸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
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
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
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

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仲遂

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者

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

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是以大雅君子懇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勾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懇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自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

者亦掩之陵父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
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
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入恩其蓋人也夫
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
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
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必所試以
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
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

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
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
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
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
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恩醜聲之
加人也報者滋甚不如默自脩也諺曰救寒
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
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

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敵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而己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

會爲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

以會爲司徒會內有異志因劉艾承制專事

密自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

舜指指傲多自矜伐也

於是檻車徵艾旣會而統大衆

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

謀反諸軍兵殺會

儀晉春秋曰文王聞鐘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

責之日往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鐘會躬爲叛逆而輒收葬若復相容其

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理胷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

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殷下隣對枯骨掩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藏獲所笑豈人賢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違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勤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尋其義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之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